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五十一回 師生申計施詐語 李順受愚控欽差

話說濟公把沈雷興臉水奪去就洗，沈雷興即時把他倒去。濟公正在說笑話，猛抬頭，見外面闖進兩個人，第一個就是風雲煙雷鳴，後面跟著聖手白猿陳亮。見濟公坐上，兩位直至面前，叫聲「師父」，跪下見禮。沈雷興一愕，心想：這兩個人來做幫手，吾的事情就壞了。只聽和尚問道：「你二人不在那裡等著，來做什麼？」二人正要開言，和尚忙止住道：「有人聽著，這裡不是說話去處。」說罷，即起身出外，手招二人道：「這邊來罷。」二人也疾忙跟出去，回到隔壁房中。沈雷興一瞧二人形色，知道必非綠林中人。又見濟公止著二人，勾他們出去說話，愈加疑心，就輕輕走過東壁角，坐在靠壁椅上側耳聽著。只聞和尚道：「吾昨天於無意之中碰到一分好買賣，得著金珠寶貝不少，別的不必說，只這顆珍珠，已值得數萬了。」兩個人道：「這是師父運氣好，命中注定要得這大橫財，所以就會碰到如此大富人。像吾們搶劫了多年，不過得些零碎銀兩分用用，總共算來不到一萬兩。」和尚道：「這總是你們沒眼珠，只曉得被囊重大就是有貨，殊不知不值錢的東西多也無用。吾昨天掏到的這位客人，他只帶一個小布包兒。吾眼光一瞧，准知道都是值錢貨，把他一殺，扔屍山澗中，果然得到這許多。」說罷，又把東西掏出來放在桌上，聲音鏗鏘。又聽他說道：「你們瞧瞧好不好，愛不愛？」二人齊聲道：「實在好！實在可愛！師父念師生情誼，分給些吾們罷。」和尚道：「不能，別的東西吾都不甚愛惜，分給你們些兒也不要緊，這是珠子、黃金，都是極貴重極得價的，吾那裡舍得割愛？」又聞二人央懇道：「師父，吾二人苦得很，你老人家就分潤些罷。」沈雷興聽到這裡，准知這三個人是一伙的強盜，在那裡分贓了。自付：今天有了他二人在此，吾一個那裡敵的住？這些東西總不能到手了，與其不得到手，不如弄他人官，一則害去這三人，綠林少一對敵，吾輩就好多做些兒生意。吾今天聽說皇上新放巡查御史張允明，行部出來，就住在後面養老村，離此不過二里。吾何不趁此去控告他一狀，非但好借刀殺人，就是那些東西入了庫，大家不得到手，也是好的。主意已定，立刻出來，掌櫃的瞧見問道：「沈翁，夜已深了，你還到那裡去？」沈雷興道：「吾去大解，去去就來的。這三個人吾有事求他，你莫要放他去了。」掌櫃的再要開言，沈雷興早已走出大門，施展夜行術，不消片刻已到養老村張大人行轅。

走進東轅門，見坐著數個人，沈雷興一道辛苦，那些人道：「你做什麼的？」沈雷興道：「在下姓沈名雷興，就住在前面靈秀村。因為吾們村中來了三個江洋大盜：一個和尚，兩個俗家。耽擱在仁和客寓，特來報告，請大人立派兵役前去捉拿。」那些人道：「你要請大人去派兵，須得擊鼓，大人聞得鼓聲就立刻升堂的。」沈雷興聞言，果然跑到鼓下，擊起鼓搥亂擊。張大人在衙門內見時候已晚，正要脫去衣冠打算睡覺，忽聞外面鼓聲聲聲大震，情知必有緊急事，忙傳點伺候升堂。不到片刻，但見行轅內外燈火齊旺，俄而中門大開，紅羅帳裡，張大人已經端坐了，站堂的人手執刀槍，何止數百人。值日差傳呼擊鼓者進。沈雷興見如此威武，自己也是個賊，心中不免虛心，俯著頭往裡就走。走到階石之下，兩面站立的人呼喝跪下，沈雷興即時雙膝跪下。張大人一瞧，見他相貌兇惡，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住在那裡？為何的深夜擊鼓？」沈雷興道：「小人姓沈，名叫雷興，就住在前邊靈秀村。因為村中來了三個大強盜，恐怕他明天要逃走，所以連夜來擊鼓，請大人派兵捉拿。」張大人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他們是強盜？」沈雷興道：「吾親眼瞧見他身上帶著許多金銀珍寶，要價值銀數百萬。」張大人道：「真的嗎？」沈雷興道：「小人焉敢在大人面前說假話？」張大人道：「好，把他先拉下去打四軍棍。」兩邊兵役答應一聲，就把沈雷興橫拖倒拽，拖到下面，打了四軍棍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原來宋朝立下制度，凡到欽差大人衙門控告的，須先打四威嚴棍。因為宋太祖時候，平民百姓往往挾嫌上控，審起來都是子虛烏有，那些大臣不勝其煩，上了一奏，立下這個規制。沈雷興那裡知道，及至拉下去的時候，已懊悔不及了。

軍棍打完，張大人又吩咐把他用鐵鏈鎖著，一面標出硃簽，立派轅下護隊官帶領二百名精壯兵丁，拖著沈雷興，一同前到仁和客寓拿強盜。沈雷興一想：真晦氣！強盜沒拿，自己倒先吃苦。但事到其間，也沒法的，只得跟著一行兵丁一路行來。半夜之後，已經走到，領兵官吩咐把寓門團團圍住，自己帶了有本領的二名，拖著沈雷興，把寓門打開，一擁而入。闖寓客人，不知何事，都從睡夢中驚醒，有越牆而遁，被官兵在外捉獲的，有躲在炕底下，渾身發抖的，紛紛擾擾，不知所措。沈雷興鎖著頭頸，被官兵拖到裡面，用手一指濟公住處道：「這裡就是。」眾人聞言，用腳一踢，把門踢開，見裡面點著燈火，炕上果然有三人睡著。眾人上前，從被中揪住，抖鐵鏈鎖了。帶兵官見是一個窮和尚、兩個壯士打扮的，問沈雷興道：「這三人就是嗎？」沈雷興點頭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濟公早已給雷鳴、陳亮說知，故此二人並不驚嚇。濟公故意發抖嚷道：「做什麼呀？快快救人！」帶兵官見濟公胸前隆然突起，像藏著許多東西。問道：「你這裡藏的什麼？」濟公道：「寶貝。待吾把這東西藏好，再跟了你們去罷。」眾人道：「不行！」拖著就走。濟公等三人跟著，出了店門，一直向大路，奔回養老村。

到得行轅，已是天明，裡面一回稟，張大人立刻升堂，這裡帶兵官就把濟公等三人帶上堂階。張大人一瞧，認識是濟公，「呵喲」一聲說：「聖僧，你怎麼會被吾拿住？」原來這張大人前在秦丞相府中，同濟公碰過面、吃過酒的，所以認識。沈雷興在下面一聽，就愣了。心想：他莫非就是西湖靈隱寺的濟顛不成？如果是他，吾這個罪名不小。正在詫愕之際，又見張大人從座上下來，喝眾人把濟公師徒三人鐵索開了。沈雷興想道：把他開了，吾就是誣告，准吃大官司。忙跪上前稟道：「啟告大人，他們是陸路大強盜，已害人不少，大人放不得的。」張大人啞了他一口道：「你還敢亂說，吾一定辦你個誣告良人之罪！」沈雷興道：「他身上現在還帶著許多搶劫來的贓證，大人怎麼說他是良人？」張大人一聽，也是目瞪口呆。心中想道：濟公莫非真正在那裡作此勾當？他既說身上帶著贓證，必是親眼瞧見的；不然，他那敢如此說謊？歇了半晌，又問濟公道：「聖僧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身上帶著的，究竟是什麼東西？」濟公見問，即從身邊一把一把的摸出來，放在階石上。大眾一瞧，都是些圓石子瓦片，大小不一，約有數百塊。張大人笑問道：「聖僧，你帶上許多瓦石何用？」濟公道：「這就是他說吾搶的贓證。和尚最怕惡狗，拾些瓦石，把來制服狗的，那裡的寶貝？他乃真是強盜，鎮江府殺官劫餉，王家沙連殺六條人命，都是他同他幾個同黨做的。大人若用嚴刑敲審，不怕他不招。」沈雷興至此無言可答。張大人聽了濟公一番說話，勃然大怒，把驚堂木一拍道：「你這惡強盜，自己做了殺人放火之事，倒還敢誣及聖僧！你可知道這濟顛僧，就是當朝首相秦丞相的替僧？這兩個就是雷鳴、陳亮，都是他的徒弟，幫他辦案的？」

沈雷興一想：這件事解鈴還是係鈴人，吾只好求和尚，請他給吾解圍的了。於是跪上濟公面前，對濟公磕頭如搗蒜，嘴裡央告道：「吾瞎著眼，瞧不出羅漢爺是個有道德的，竟想陷害於你。吾若早早知道，就是天大的膽也不敢，務求聖僧格外慈悲，饒了吾罷。」濟公笑道：「吾和尚久要捉你，恐怕費事，所以把這些瓦石念了咒語，變做金珠，引動你的心，你倒果然生搶劫之心。吾若同你走路，就捉你不到了，所以又從路上回來。剛正吾兩個徒弟來找吾，吾就用個計策哄騙你，等你先受頓木棍。現在你既到了這裡，還是老實些供了好，省得皮肉受刑。」沈雷興一想：吾上了他的圈套如在夢中，直到此刻才明白，懊悔也不及了。想罷，張口直罵道：「你這賊和尚，其實可惡！吾今生不能殺你，死後必定要化為厲鬼，報這大仇。」濟公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報罷。」張大人見此光景，知道沈雷興一死相拚了，恐怕濟公氣壞，忙叫釘鐐收禁，自己陪著濟公，同雷鳴、陳亮到裡面書房中落座，分付排酒。須臾酒菜都端來，濟公就在上首坐定，雷鳴第二位，陳亮第三位。濟公不等謙讓，就大把菜、大口酒，大飲大喝起來。張大人瞧了，倒也好笑。

正在吃酒之際，忽聽外面一片嚷聲哭聲，張大人立刻就差人到外面，打探是什麼事情？濟公一按靈光，早已知道，微微一笑。須臾，家丁進來回稟說：「是壺隱酒鋪裡的跑堂，名叫李順。因為這位大師傅方才在他鋪裡，把假的黃金騙白銀二兩，及至回家一瞧，竟是塊瓦片。他趕至鋪中一打探，知這位大師傅已被沈雷興控告，提在這裡，所以跑來喊冤。他口口聲聲要請大人給他伸

冤。」張大人倒吃了一驚，回頭問濟公道：「聖僧，這件事是真的嗎？」濟公笑道：「一些也不差，果然有的。吾因為他昨天趁酒客喝醉，偷人家二□兩銀子，那酒客回到家中，被東家打了一頓，要他賠償，他沒銀子，就要尋死。幸虧他岳丈有錢，拿出來給他如數代還，方才過去。大人你想，這個人可惡不可惡？吾和尚最不平這等事，所以用個小法術，騙他拿出銀子會賬。他現今既已來了，大人先把他收起來，隔幾天問一堂，打他三□五□，警戒警戒他，等他下次不敢。」

張大人聞言，這才明白，說道：「遵命，遵命。」說還未了，只聽屋頂上人聲鼎沸，瓦礫翻飛，自遠而近，直到書房屋上。闖署大嘩，走出尋覓，只聽人聲，不見蹤跡。正要上屋去瞧，忽見有兩男一女，跳下屋簷，跪在書房階石上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